

《油麻地官立小學勞惠群校長》

六十世紀初，晉儀外祖母在閒談中，說她家翁，一位溫哥華歸僑，二次大戰前，曾把收藏的石灣八仙瓷像借給香港的名中醫勞英群，在溫哥華一個展覽會展出。大戰爆發後，就沒有下落。我說，他還在行醫，為什麼不追問他呢？她說，事隔那麼多年，不好意思再追究了。我說，讓我試試看。

我在電話簿找到他的電話號碼。當我向他提及八仙瓷像，他一口承認，但請求以每尊一千元，即共 8000 元港幣，讓給他。我尊重他的誠實和坦率，就答應了。那時候，8000 元，相等於晉儀在英華女校的一年薪水。可見他這個出手也很大方。

我與勞英群醫師，只此一次電話交談，卻緣慳一面。

勞門是中醫世家。勞英群父親勞子開，是二十世紀初的著名中醫，他本來希望長子冕儂可以繼承衣鉢，但兒子卻做了英美煙草公司的代理。繼承父業的責任，於是落在三子英群身上。四、五十年代，萬宜大廈（勞家的產業）對面的香園餅家樓上，還掛有勞子開勞英群醫務所的招牌。

綜觀勞氏家史，可以用勞校長的名字“惠群”來概括。1920 年勞校長的祖父勞子開，多次捐款賑災、辦學、籌設資金助。他很具醫德，凡帶有他鄉音的人來看病，從不收診金；其中貧病交逼的，還附送湯藥和一點生活費。他的兒子英群承繼勞家遺風。他的八女勞娉華回憶說，「我爸爸做中醫完全不是為錢，窮人來看病，他不收費。」除此之外，勞家很多後人都是醫界人士，是名符其實的醫生世家。

和勞英群醫師在電話交談中，我說我 1946 年入讀油麻地官立上午小學時，校長是他的令弟，勞惠群先生。他曾邀請我和一位同學到他家，這棟位於當時九龍窩打老道 79 號（和界限街交界處），依稀記得是用灰白石蓋建的，非常講究的兩層平房，圍牆內有花園，圍牆外一邊掛著「勞昌大堂」。聽說，佔地三萬呎，屋內僱用四十多名工人。可惜房子已拆掉，在網上只能找到構擬圖！唯望勞家後人還保存他們舊居的照片。



50 年代油麻地小學



校舍前面是學校和坊眾公用的球場，有鐵網圍着。它把油麻地榕樹頭的天后廟和彌敦道隔開。球場的小斜坡和雙層巴士間有一塊大石頭，形似隻螭蛇（屬青蛙類），因叫螭蛇石，可以坐在那休息。旁邊那間白色兩層的房子，好像是馬會發售馬票站。

勞校長，個子很小，三十歲左右，頭髮已很稀薄。他總穿着筆挺的西服，夏天也不離領結。他為人和藹而不失威嚴。同學們都怕他，

也尊敬他。他是二次大戰爆發前，香港大學文科最後那批畢業生中之一員。他很熱心鼓勵學生把中英文都學好。他每星期給我們上一節英語課。中文呢，他就設立這個官立小學會考的中文獎。這次邀請，就是因我小學會考的中文成績，是班裡獲得平均分最高的兩人之一，另一位是歐陽輝。但我作文的分數是 68，比他的高一分（他的國文答卷的分數則比我多一分），勞校長就把中文獎發給我，又另頒一份給歐陽輝。我的獎品是一本英文的小型百科全書（pocket encyclopedia）。我一直保全着。說來慚愧，這是我早年獲得的唯一獎品，敝帚自珍嘛。

那天，他獨自招待我們。按常理，夫人也理應以師母身份出席。也許他是否尚未有家室。

勞校長對中文的重視，我還可以記述一件事。當時教育司署調整小學的課程，要取締國語課。幸得他堅持留聘那位教國語的徐夕老師（徐夕是他在一齣粵語電影客串時用的藝名）。另一位受惠的是教中文的李老師。李老師一派傳統打扮，夏天也穿着大衫上課。老實說，他的教学方式已很不合時宜。他不知化了多少課的時間，在黑板上抄寫他用文言文寫作的《岳武穆奉召班師賦》（班師，即班師回朝，指宋廷連續十二道金牌，逼使岳飛從追逐金兵的前線退回來）。我還記得兩句是：「岳武穆志軒昂，先聲赫薄（？）……」

但當我就讀位於銅鑼灣剛蓋好的皇仁書院時，勞校長已升調到教育處當視學官了。

為了蒐集勞校長的資料，在網上只看到「勞家本屬中醫世家，勞冕儂父親，勞子開是著名中醫，家族住在窩打老道七十九號」，因而沒法落實勞惠群校長是否勞子開後人，也就是說，是否勞冕儂的小

弟。幸得在港的瑋琪兄，提供信息，才能確知當年被邀請的地點正是位於窩打老道七十九號的「勞昌大堂」。剩下的一個疑問：資料只列出「勞子開和他的長子勞冕儂，三子勞英群」，而沒有提及勞惠群。是否因他們是同父異母之故？